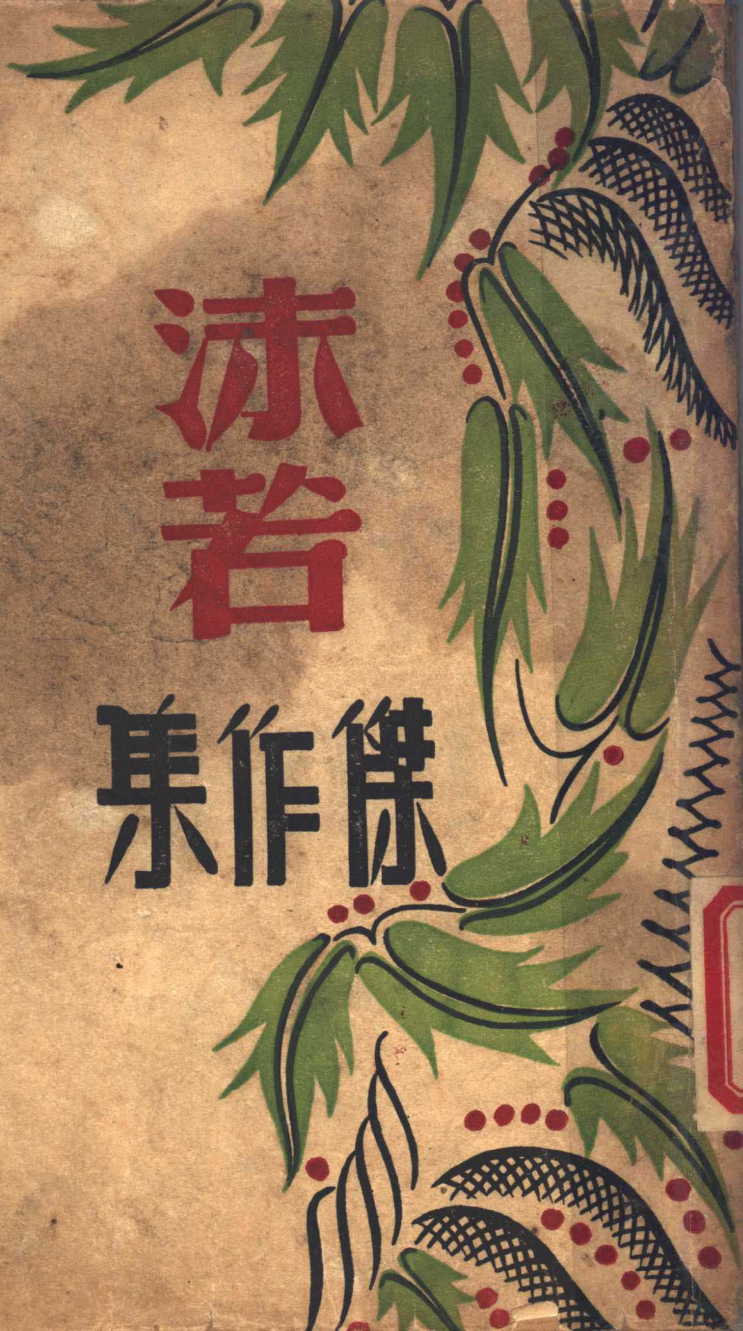


冰若

集作傑



沫若傑作集目錄

賈長沙痛哭	一
司馬遷發憤	一四
楚霸王自殺	二六
秦始皇將死	四六
孔夫子吃飯	五
孟夫子出妻	六〇
中國的勇士	七〇
初出夔門	七五
幻滅的北征	八五
北京城頭的月	九七

沫若傑作集

目錄

世間最難得者	一〇九
樂園外的蘋果	一二〇
我在日本生活	一三一
我的母國	一四二
癰	一四九
人文界的日蝕	一五九
民族的傑作	一六七
不滅的光輝	一七〇

沫若傑作集

賈長沙痛哭

賈誼自從受了一些老頭子的嫉妬，在漢文帝面前中傷了他，被貶爲長沙王大傅之後，總是愛哭。

他本來是臆病質的人，失意以來對於攝生既毫不注意，而長沙又是卑濕的地方，是結核菌的最良的培養園地，不知幾時那種微細的菌芽已經竄進了他的肺部，和那些殘刻的老頭子們響應了起來，正在內外夾攻。賈誼早就預料到他自己是不能長壽的。他在長沙憂鬱了四年，自己的身子總是一天天地消瘦，晚上愛發微微的熱候，夜裏愛出盜汗。這樣的情形使他愈見傷心，他覺得對於老頭子們是敗北了，因此便想效法他的精神上的先生屈原，跑去跳進湘水裏淹死的，也不知有多少次。

在漢文帝的前元八年，賈誼謫貶長沙的第五年上的夏天，天上出了彗星。這一來便弄得人心惶惶，以爲天下會又要鬧到三二十年前的劉項爭霸時的那樣的大亂子，連漢文帝也有點

疑神疑鬼起來了。賈誼在那時候正隨着長沙王入朝，進了京城咸陽，文帝便忽然想起了他，要特別召見他，叩問他關於彗星的意見。這事情是沒有受阻止的，因為嫉妬賈誼的那些老頭子，如灌嬰死於病，周勃死於獄，馮敬死於暗殺，大多已經不在人世，而賈誼自己自從被謫以後也沒有往年那樣的受人嫉妬了。

在一天晚上，幾個彗星正在東方拖長尾巴的時候，文帝在宣室裏召見賈誼，旁邊只有一位胖子丞相張蒼侍坐。

賈誼是荀子學派的嫡系，他是一位合理主義者，對於鬼神妖異是取着否認的態度。他對着文帝直率地表示了他的這種意見。

「彗星是不足怕的」，他說：「彗星這種東西只是稀罕的自然現象，怪異誠然是可以怪異，但用不着害怕，因為它於人事的休咎並沒有關係。沒有智識的人因怪而生畏，狡黠的人便乘着這種機會圖謀不軌；這樣一來，便像兩者之間果然是有密切的關係，愚民們便會響應起來，於是乎也就可以釀出大亂。執政的人在這時候是應該加以善導的。開發民智自然是根本的辦法，但這種辦法不能應急。有應急的辦法是利用民衆的常識來加以新的解釋。譬如彗

星像掃帚，就說這是除舊布新的意思，是天老爺提起了掃帚來掃除天下的弊端，掃除國家的外患。這樣一來，一般沒有智識的人便可以得到安心，狡黠者也就不無機可乘了。」

他這番意思，不用說是荀子的天論的祖述，但在文帝是聞所未聞。文帝真是高興得什麼似的，他於得到安心之後，便於彗星之外更探問了好些天文上的事情，一談便談到了夜半。興奮着的賈誼早是忘記了自己的病體的，他只覺得自己的精神不知怎地分外地震作。文帝聽得也真是專心，在賈誼說話的時候，把自己的坐席向前移動了好幾次，幾乎和賈誼接起了膝來。

但是，胖子丞相的張蒼却有點不大安穩了。張蒼是習天文律歷的人，他在旁邊聽着賈誼的「除舊布新」的話，覺得就象是在暗射自己，又看到文帝的那樣地傾心，隱隱感覺着自己的位置和權威有點動搖，但他一點也不露聲色。

室中的銅壺漏滴了三下。張蒼這時候才很穩靜地說：「賈先生的除舊布新的話是極應該採納的，明天便好下出詔書布告天下。但今晚已經夜深了，賈先生身體不甚健康，皇帝也不好過勞，我看今晚的談話可以告一終結了。」

文帝聽了張蒼這話才覺察到了賈誼的病體上來，他看他瘦削而蒼白得和臘人相彷彿，但兩頰泛著紅潮，兩眼放著極有深度的黑光。

「是的，」他應著張蒼的話說：「賈生，你的身體大不如前了。今晚你請休息，明晚我們再談。」

賈誼便先退下去了。之後，文帝又對著張蒼吐露了一下自己的對於賈誼的傾心。

「賈生畢竟是一位天才，」他說：「很久不見他，以為我自己的識見是超過了他的，但今晚聽起他的話來，當今的人實在是沒有一個能夠趕得上他的。」

「是，是，是，」張胖子回答著：「賈先生的確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，天才。有天才的人是不同凡俗的，因此也有好些人不了解他，嫉妬他。我記得他在長沙做過一篇弔屈原賦，那文字真真是屈原再來。那裏面有幾句是「嗚呼哀哉，遭時不祥，鸞鳳伏竄，鴟鵂翺翔，」真是契合屈原的身世；但一般的人便不很了解他，說他明明是借題發揮，存心毀謗朝廷；說他把自己比成屈原，把陛下比成楚襄王；真真是「曲高和寡」呢。賈先生如再涵養得幾年，我看是愈會得到人望的。賈先生終竟是未來的大器啦。」

就這樣，賈誼又受了老頭子的一箭。

賈誼經過一次召見之後，他的意見果然遭了採納，他的位置也得到超遷：他由長沙王的太傅被調爲了梁王的太傅，同時藩王的太傅本來是沒有什麼高下，但梁王是漢文帝最寵愛的少子，而梁與京師的距離也比長沙的更近了。這番調動的確是一種實質上的超遷。因此賈誼的精神比起從前來也就愉快得很多了。

文帝是把張蒼的話照着字面解釋的，他的確想爲賈生養蓄資望，好讓他做張蒼的後繼者。他讓他做了梁王太傅之後時常召他進京咨詢，直率的賈誼照舊是慷慨淋漓地對於權勢者毫不客氣，他那篇有名的萬言的「陳政事疏」，在兩千年後的今日雖然都還虎虎有生氣，但在當時的權貴者却字字都是眼中釘。別人正在歌舞昇平的時候，而他偏要「痛哭」，要「流涕」，要「長太息」。因此便有人造出謠言來，說他是精神病者。大家都在磨拳擦掌地等待一個機會來，給他一個總攻擊。

當時的中國和現在的雖然隔了兩千多年，但情形却相差不遠。中國的內部是封建割據的

形勢，各國的侯王擁着大兵互相傾軋，並隨時都在企圖着想奪取中央的政權。外部呢？廣東的南越還沒有統一，北方時常受着匈奴的壓迫，那時的匈奴的氣餒真真是高到不可思議，好像隨時都有吞併中國的可能。漢高帝有一次帶着三十二萬的大兵去征討過，但弄得連自己都幾乎遭了生擒。從此以後漢室的朝廷便不敢和匈奴抗衡，年年歲歲地只是奴顏婢膝地送些子女玉帛去求和。甚至在呂后稱制的時候，匈奴的冒頓單于給了她一封侮辱到極端的信，要她去陪他睡覺。但她也沒可如何，只好寫了回信去求饒，說：年紀老了，又不好看，不好污穢了單于的下禮。另外還送了些禮物去。（這些事實是寫在史記匈奴傳裏面的，做小說的人恐怕就想像也想像不到。）待到漢文帝時，情形是更加險惡了。那時出了一個漢奸叫着中行說，他本是被派遣着送公主去和親的一位宦官，但他一到了北邊便投降了匈奴，並且教導匈奴拒絕中國的子女玉帛以圖自強，於是乎連和親的門路也就閉塞了。漢文帝有一次也想去親征，到太原去駐扎了幾天，然而濟北王與居乘着機會便造起了反來打他的後路，弄得他趕快把北征的兵罷了，算把濟北王也討平了。不用說有功的將士又受了一次的論功行賞。就這樣在強敵的憑凌之下，中國人在內部自相殘殺，而一些朝中的大官也在努力粉飾太平——這樣

的情形，是不是足以令人流淚呢？

賈誼的眼淚雖然多，身體雖然弱，但志氣却異常的雄。他的陳政事疏中論到「可爲流涕者」之一的對付匈奴的那段文字裏面有這樣的幾句話：

「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。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，甚爲執事者羞之。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，以主匈奴？行臣之計，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，伏中行說而答其背。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。」

這些話真可稱爲最早的「國防文學」，但在當時的胡塗蟲却都是嗤之以鼻。「噫噫，精神病發作！詩人的夢話！」

賈誼的病自然不是精神病，但他也不是徒說「夢話」的「詩人」。他自己是著着地有所準備的，這在他對於梁王的教育上便可以看出梁王本是喜歡讀書的青年，但他却不讓他專門讀書，要教他習騎馬射箭。他自己也不惜鞭策策着自己的病軀陪着梁王練習這些武藝。這用意不消說是很明白的，他所期待於梁王的，是要他成爲一個有文事又有武備的全才，以抵禦中國的外患，預防中國的內亂。然而誰會料到賈誼這樣的善人，終會只能成爲一幕悲劇的主角

呢？

他在梁國住了將近四年，在前元十一年的六月又陪着梁王入朝。他們是一路騎着馬進京的，臨到咸陽城下，剛好入寇的梁王有意矜示自己的英武便縱馬飛跑起來，但不幸在咸陽橋上馬失前蹄，梁王便墜了馬，把頭袋跌破了，死了。

賈誼看到梁王的死，因為突然的衝擊和過分的失望，頓時在馬上便吐了幾口血，他的肺結核一躍便竄進了第三期了。

老頭子們得到了下總攻擊的絕好的機會，他們的非難的箭叢集在可憐的賈誼的病軀。

「究竟是少不經事，喪心病狂。——教育方針根本錯誤啦，文不習武事啦；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啦，何況是皇子，是帝胃，是一國的元首。——做先生的人不以詩書禮樂爲本，而以騎箭馳突爲務，根本是違背聖道。——這罪是值得連誅九族的。——他自己應該跳下咸陽橋去以一死謝陛下。——他還腆顏人世，裝病吐血啦。——那血有人說是他把嘴皮咬破了吐出來的，又有人說他那時正在嚼檳榔，其實吐的是口瀉啦。——我看最好把他送到匈奴去，讓他去打中行說的背。——倒底不愧是天才，天才，天字第一號的蠢才。……」

賈誼的病已經沒有再起的希望了，自然被罷免了，回到了他的洛陽的老家。以後便一直沒有起過床來。

他在病床上荏苒了有一年的光景，每天所縈懷着的都是些悲哀的往事。他想到梁王的死，想到天下的不安和匈奴的披猖，想到一些老頭子對於他的忌刻，想到他自己努力一生而毫無結果，想到他僅僅三十三歲便不得不敗北……。他愈感覺着自己的敗北，便愈見悲憤，弄到後來連晚上的睡眠都被剝奪了。

在有一天晚上行將破曉的時候，他一個人睜着眼睛仰臥着。顏面骨上只蒙着一層羊脂玉一樣的皮膚。他自己感覺着就像有千斤重的石頭繫在自己的脚上，要把他的身子沉下無底的深淵一樣，怎麼也禁止不着想要入睡，但他在爭鬥着，不願意沉落下那深淵。他突然看見虛空中有一位很憔悴很瘦削的人，年紀怕有六十歲的光景，頸上帶着一串秋蘭穿成的花圈，上衣是荷葉集成的，下面的裙子是白色的荷花瓣子集成的，但看不見有脚。那人很親藹地埋下頭來看看他，他聽見他在向他打招呼，是他聽慣了的長沙附近人的聲音。

「賈先生，你認得我麼。」

賈誼的深陷着的兩眼中閃出了一絲有潤意的微笑。

「呵，你不就是屈原先生嗎？」他叫了出來，聲音是嘶的，脫氣脫氣地幾乎是一句一頓地說。「難得你老人家遠來。……我有一肚子的話正想對你老人家說。……我看，我是敗北了。……我活了三十二年，……自從有了知覺以來，我自己問得過良心，……我從不會做過一件對不起人的事。……我讀書是專心一意地……實事求是，我不會假充過內行。……我不會把我所不懂的東西說我懂。……我求學問……總要把學問融化成爲了自己的血液……然後才表現出來。……我不會一知半解地……東抄西扯地……扯來把我自己……粉飾成一個權威。……我不會造過別人的謠言。……我不會爲圖增高自己的地位……而陷害別人。我不會爲自己私人的利益樹立朋黨。……我自從受廷尉吳公的知遇，……受皇上的知遇，……我在職務上是竭盡了我自己的心力的。……我沒有一刻不在爲天下大局作想。……我自己有了一點好的想法，便立即表白出來，……總想別人能早一刻因此而得到好處。……我見到別人的不好處……我也很直辟地指摘，希望他們趕快朝好處改。……我並不會傾軋過人，並不會想

把別人擠掉讓我自己稱霸……我教梁懷王騎馬射箭，是念到天下的局面十分岌岌，……內患隨時有爆發的可能。外患沒有一天的止息，……我希望梁王成為真正的國家的柱石。……然而……誰料得梁王……竟因此而夭折呢？……我自己努力了一輩子，……盡心竭力想做一個「人」……然而，僅僅三十二年，……唉，僅僅三十二……我弄得滿身瘡痛，不能不敗北了。……這到底是什麼在作弄我呢？……屈原先生，我真不明白，……那一些老先生……究竟是什麼心腸，他們總要忌刻我，排斥我，不許我在這世間上有兩隻足站立的餘地？……現在我病得不能動了，……時常有人從京師……寫着匿名的信來罵我，……我相信一定是那些老先生唆使的。我到底因為什麼得罪了他們，他們是這樣執拗地殘刻呢？……內憂和外患……一天一天地加緊了，而他們不管，……他們却只曉得來攻擊我這個不能還手，也不屑還手的人。……他們到底是怎樣的心肝呢？……屈原先生，我實在是不明白，我要請你告訴我。」

賈誼氣喘吁吁地唱着獨白，就像真的在說夢話一樣。但屈原的影子仍然在他的眼裏，而且又在向他說話。

「賈先生，你太興奮了，」長沙口音在對他說：「你是很聰明的人，你所問的一切，我相信你自己都是已經明白了的。你怪那些老人們爲甚要忌刻你，這理由不是很明白的嗎？就是因爲你太聰明、太高尚。你受人忌刻，是應該引以爲安慰的啦。因爲你比他們強，故爾他們怕你，覺得他們的地位和權威會被你奪掉，爲求自己的安全計，他們不得不企圖着一種水平運動，要把比他們強的人降低下來或者消滅掉，這是不限於你的啦。只是你太倔強了，所以便成爲衆矢之的。你是應該引此爲自我完成的力量，他們的攻擊你，忌刻你，事實上是看起了你，怕你。你何必要同他們計較，把他們的毒箭自己拿來插在心上呢？他們忌刻你，你便因此而憤恨以戕賊自己的身心，豈不正中了他們的詭計？他們是希望你的肉體和精神趕快停止作用的，你的正當的防禦，應該是保重你的身體，堅強你的精神，把他們的攻擊看成一羣蚊蛇過耳。你哀憐他們罷，因爲牠們生成了蚊蛇，只能有點蚊蛇的本領。你千切不要學我，我從前也是和你一樣，受過蚊蛇的傷害來的，我終竟敗北了，自己跳了水。你應該自己振作起來，不要自承認是敗北。天下贊成你的人很多，忌刻你的人究竟少數，你應該爲贊成你的多數的人保重，你應該把他們領導引來，作安內攘外的工作。你的精神和主張已經爲多

數明白的人所景仰，你千切不要自己承認敗北啦。千切不可承認；你是勝利了的。」

這一番話，其實是賈誼自己心裏的話，他是起着了幻覺的現象，把自己腦中的屈原客觀化了。

「是的，先生，」賈誼伸出了手來，白珊瑚一樣的手和空中的幻影作把握的形勢。他又叫着：「你的死決不是敗北。我也不承認自己的敗北了。先生，你雖然死了，但你永遠是我們中國人的力量，是我們中國人的安慰。我們中國人的正義感是由先生的一死替我們維繫着的。先生死了已經百年，但先生沒有死，我相信就再隔千年萬年，先生也永遠不會死。我們在先生的精誠之下團結了起來，先生，你把死來戰勝了一切了。我要跟着你來，先生，我要跟着你來。」

賈誼愈見用力握着拳頭，像要從床上起來的樣子，但他的身子突然像一段洋燈一樣向枕上反倒下去了。

床頭的矮桌上一盞如豆的燈光，爲倒下去的風勢所撲滅。室中黑暗，什麼也看不見了。只是東壁的窗縫裏漏進了一些破曉的光線。

(一九三六·五·三·)

司馬遷發憤

那是漢武帝天漢四年的正月。有一天司馬遷正在書房裏席地而坐，埋着頭寫着他的史記的最後一篇自敘傳的時候，他的外孫楊惲，一個十三四歲的童子，進來匍匐向他報告：

——「任少卿先生來了。」

司馬遷把頭抬了起來，臉色寡白而微胖，很像中年婦人；他回答了一句：「你把他引進來吧。」連聲音也和婦人的相彷彿。

在司馬遷把書案上的稿件略加整理着的時候，楊惲引了一位中等身裁的胖子來，有稀疏的幾根鬚鬚在嘴邊畫成八字，肚子挺得很高。這胖子便是做着益州刺史的任少卿了。當時的地方官每年正月要進京朝見一次，他是才從四川來到咸陽的。

司馬遷立起身來迎接着他，兩人拱手對揖。

——「少卿你幾時進京的？」

——「剛到，連沒息脚就跑來看你（是一種帶着鼻音所謂『嘶音』）。你的鬚子呢？」

「子長！」

——「鬚子嗎？」唉……司馬遷含糊着沒有回答出下文來。

——「我記得你要長我兩歲的，我今年四十七，你不是四十九歲嗎？」

——「是啦。」

——「但你看來却只有三十歲的光景啦。你從前是一位有長鬚子的瘦子，如今你長得這樣白晰而肥胖起來了，你大約是應着『心廣體胖』的那句古語啦。你們過着宮廷生活的人真好。你的聲音也變了。子長，宮裏的娘娘們一定是很歡迎的吧？嚇嚇。」

一見面便一味嘮叨着的這位任少卿，全沒有想到他說的話，句句都打中了司馬遷的傷痕，司馬遷對於這位本來不大喜歡的官氣十足的朋友，增加了新的厭恨。

——「你請坐吧，坐下之後再慢慢講啦。」

原來司馬遷在天漢二年的夏天，他的四十七歲的時候，因為李陵的老母為李陵的兵敗失援投降了匈奴要遭誅戮，他免不了在漢武帝面前多說了幾句話，說李陵的投降怕是策略的投